

論美「中」在西太平洋 飛彈部署的「軍備競賽」

副教授 胡敏遠

提 要

- 一、美「中」在西太平洋的大國競爭已全面展開，美國的策略是聯合友邦國家對中共全面制裁與圍堵，中共則是採用不斷增強武器裝備以挑戰美國的軍事底線。
- 二、在軍備競賽方面，雙方中程飛彈的部署更趨向於衝突發生之可能。美國增加部署飛彈是為降低中、俄在此地區的武裝優勢，以消除不安全感，此舉反而使武力競賽更加惡化。
- 三、中共反制美軍中程飛彈部署的策略包括：運用其先進且可長期滯空的偵-7偵察機，對南海美軍軍事基地進行高空偵察；強化與古巴的軍事合作；增強海空巡邏能量等手段。
- 四、美「中」為解決當下的安全困境，雙方都不斷投下更多軍事投資，美「中」大國競爭促使「螺旋模旋」的敵意不斷上升，對區域安全的影響巨大。

關鍵詞：軍備競賽、中程飛彈、螺旋模型、大國競爭、權力平衡

前 言

本世紀以來，美國已將戰略重心移至亞洲，該地區的關鍵又以東亞地區為核心，主因中共崛起的速度已令美國感到不安，¹所以美國對中共展開全面的競爭，是為了降低中共崛起的速度，其中最令美

軍擔心的是，在西太平洋地區解放軍的艦艇數量與總噸位數已超越美國，²尤其解放軍短、中程飛彈的數量、性能更是超出美軍及其盟邦國家，讓美軍飛彈防禦系統(Theater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MD)受到極大挑戰。

長期以來，美國所以能維繫全球霸

1 Jie Zhang, "Rebuilding strategic autonomy: ASEAN's response to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SPRINGER LINK, April 30, 2023,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2533-023-00128-3>> (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2 Eric Edelman et al., Providing for the Common Defense: The Assessment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for Peace, 2018), p. v. <<https://www.usip.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1/providing-for-the-common-defense.pdf>> (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權地位，主要依靠三種力量：強大的海軍以維繫美國在全球貿易的流通；在全世界建立的聯盟體系；操控全球各個地區均勢的「權力平衡，以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³在亞太地區，美國的盟邦如日本、澳洲、菲律賓也都受到來自中共的威脅，渠等更需要美國所能提供的安全承諾，美國也須對盟國提供安全保障較能鞏固聯盟國家的向心力。⁴美軍為能遏制中共的軍事擴張，以提振盟邦國家的信任，不斷應用「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的功能與擴大組織成員的幅度，並以自由、開放與繁榮為號召，團結所有盟邦力量對抗中共，希望可以鞏固現有的國際秩序，反制中共擴張。⁵美國強化「印太戰略」的發展，首要考量的是仍是如何讓該機制具有更大的威懾力量，其中又以平衡中共軍事力量為核心。

為增強美國軍事力量，華府於2019年2月主動退出美俄《中程核飛彈條約》(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以下簡稱《條約》，主因可擺脫條約束縛，可儘速生產與補充中程飛彈。⁶美國因飛彈數量落後造成軍力失衡，為達成平衡以獲得安全，美軍必須積極部署在第一島鏈(first island chain)的中程飛彈，其中又以日本及菲律賓為首選，因彼等位居第一島鏈且與美國有共同防禦條約，在上述國家部署較快也較容易達到軍備平衡，此舉卻使中美進入軍備競賽(arm races)，並使「螺旋模型」(spiral model)不斷朝緊張趨勢上昇。⁷由於缺乏國際機制實施軍備控制，在太平洋地區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大增。爰此，本文以軍備競賽的螺旋模型為研究途徑，希能對上述議題有所詮釋，此一意圖遂成為撰寫本文之目的。

軍備競賽導致「螺旋模型」上升的理則

國際政治中有關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指「在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兩個國家都依現實主義權力至上的邏

3 林宗達，〈國際關係攻勢現實主義理論之評析〉，《朝陽人文社會學刊》(彰化)，第9卷，第2期，2011年12月，頁87。

4 Jeffrey Bader, "U.S.-China Relations: Is It Time to End the Engagement?" Brookings Institution, September 2018, p. 2, <<https://www.iss.org/events/Shangri-la-dialogue/Shangri-la-dialogue-2019>> (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5 U.S. Mission to India, Integrated Country Strategy: India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0, 2020), pp. 1-2. <https://upload/2020/04/ICS_SCA_India_PublicRelease508_Current.pdf> (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6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Withdraws From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U.S. Government, August 2, 2019,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1924779/us-withdraws-from-intermediate-range-nuclear-forces-treaty/>> (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7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58-117.

輯，不斷擴張本身力量，卻造成對方的不安全感上升。然而，這兩個國家因無法確定對方現在或未來的意圖，遂使權力擴張與安全獲得出現矛盾的現象。⁸軍備競賽是導致「螺旋模型」的關鍵因素，其重要邏輯分析如下。

一、國際權力結構導致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何以會發生，可從兩個層面解釋：國際體系的層面和國際體系中的行為者層面。由於國際體系的特徵是「無政府狀態」，⁹在這個「無政府」的體系中，成員國家要獲得安全的基本途徑是「自助」，由於國際體系無法約束每個國家(體系中的行為者)追求權力的欲望，而要解決上述難題最有效的作法，即是擴充本身軍事力量，擴大自身的勢力範圍。另外，國際權力結構的無政府狀態，也容易使得體系中行為者之間缺乏信任，更是造成安全困境的關鍵因素。¹⁰

二、追求權力最大化易出現安全困境

行為者與國際權力結構之間若出現不穩定狀態時，通常都是因國家追求權力

極大化，無意間改變既有國際結構中的權力平衡，讓其他國家的安全感降低，因為所有國家對權力平衡與權力的變動非常敏感，並且無法確定到底應該擁有多少權力才算足夠。所以，當某一國家追求權力極大化時，其他的國家均會效法，直起追趕。¹¹例如冷戰時期美蘇對核武數量的擁有數量，即是出之於懷疑對手的數量高於自己，因而會不斷的想增加核武器的數量，最終讓兩方的安全都陷在困境之中。¹²

三、軍備競賽出現的安全困境

加強軍備與增加軍事投資建設，最易引發「安全困境」的發生，¹³其中的內在邏輯是因國家感到自己不安全，而決定增強軍事力量時，通常會引起其敵對國或鄰近國家的疑慮，導致鄰國感覺有受到侵略與威脅，因而亦會採取同樣的策略以因應之，最終出現軍備競賽。例如本世紀以來，美、中、俄之間對彼此的軍力增加，造成彼此之間的安全困境。¹⁴

四、「螺旋模型」與安全困境

8 Anna Cornelia Beyer, "Abolishing the Security Dilemma: Why we need to integrate the militar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No. 2, January 2018, p. 4.

9 秦亞青，〈國際體系與無政府性〉，《美國研究》，2001年第2期，頁136。

10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 10-12.

11 Hana Josticova,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Ukraine," Working Paper, No. 2/2017, January 2017, pp. 4-5, University of Tartuensis, <http://dspace.ut.ee/bitstream/handle/10062/58565/02_josticova.pdf?sequence=1&isAllowed=y>.

12 Scott D. Sagan, "Why Do States Build Nuclear Weapons?: Three Models in Search of a Bomb,"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3, Winter, (1996-1997), pp. 61-63.

13 Adam P. Liff, G. John Ikenberry, "Racing toward Tragedy? China's Rise, Military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2, July, 2014, pp. 54-55.

14 於下頁。

「螺旋模式」是受無政府狀態的狀況下，兩個行為者沒有侵犯對方之意圖(intention)，但是彼此認知(percept)對方抱有侵略的意圖，導致雙方都拉高預防措施，進而增加了恐懼感的上升，在雙方相互提升敵對的氛圍下，對抗態勢出現螺旋上升。¹⁵由上述可知，安全困境與「軍備競賽」的邏輯極為相似，其行為是「衝突帶來衝突」或「讓步引發讓步」，亦即「敵進我進」、「敵退我退」的相對性行為不斷發生。¹⁶「螺旋模式」的出現通常是國家為增加自身的安全感而提升軍備，傑維斯(Robert Jervis)認為由於從行為的本身不易判斷意圖，往往因「料敵從嚴」的思維，螺旋模式的邏輯思考與安全困境的應用方式，如出一轍。¹⁷值得重視的是，「螺旋模式」原初並不具備侵略意圖，一國單純提升自我安全的行動，導致其他國家的不安全感，在對敵意的錯誤認知下，沒有一方願意「自減武裝力量」的條件

下，最終形成「軍備競賽(arm races)」。

¹⁸綜言之，安全困境的理則包含著在無政府狀態下，各國無法擺脫權力競爭的追逐，各國對他方的意圖不確定性而產生恐懼和不安全感，進而須不斷增強自身武裝力量，由於彼此的不信任，終使「螺旋模式」不斷上升。

美國對俄、中飛彈性能的戒懼

美國在2019年退出《條約》的意圖並非完全針對俄羅斯，美國的認知已將中共視為首要威脅，且認為在亞太地區與中共軍力相比出現失衡現象，因而華府朝向增設中程飛彈構想，以消除軍力失衡。¹⁹2019年美國評估中共的中程飛彈超過1850枚，遠遠超過其在西太平洋地區的總數，²⁰因為美方長期以來都是發展長程飛彈；例如民兵-1、-2型長程飛彈等，美國早在退出《條約》前已對中共短、中程飛彈能力感到憂心。²¹可見，美國著手

14 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W.W. Norton, 2012), pp. 1-2.

15 周桂銀，〈「安全困境」概念與國際關係局部理論〉，《狐搜網》，2020年9月7日，〈https://www.sohu.com/a/417134935_618422#google_vignette〉(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16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uary 1978, pp. 167-214.

17 馬準威，〈從「嚇阻理論」與「螺旋模式」檢視北韓第四次至第六次核試爆之間的美朝戰略互動〉，《問題與研究》，第57期第4卷，2018年12月，頁33。

18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62~67.

19 Todd Lopez, "U.S. Withdraws From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ugust 2, 2019,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1924779/us-withdraws-from-intermediate-range-nuclear-forces-treaty/>〉(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20 〈美國擬於亞太部署中程飛彈 中共國安部發文抨擊〉，《經濟日報》，2024年5月11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7957283>〉。

設計的中程飛彈部署，實出於決策單位對安全認知所致。

一、美國對中程飛彈不足的疑慮

美國退出《條約》的歷史緣由，為2018年10月，美方責怪俄軍未遵守規定，自行研發出陸基巡弋飛彈「Novator 9M729」(Iskander, 北約代號SSC-8)²²；其射程超出條約規範；²³例如伊斯坎德爾(Iskander)短程彈道飛彈(北約代號：SS-26 Stone, 亦稱鎢石導彈)，其射程長達400英里(超過550公里短程飛彈的射程範圍)。²⁴該型飛彈對北約各國已形成嚴重威脅，因為飛彈可從波羅的海俄國的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發射，攻擊北約在東歐地區的空軍及飛彈基地。²⁵讓美國感到更不放心的是，莫斯科正發展可搭載核彈頭的「伊斯坎德爾-9M729」中程飛彈，美國的戰略認知須在中程飛彈領域上迎頭趕上，而不該受《條約》的束縛。

令華府更憂心的是，在西太平洋解放軍的中程飛彈性能也對美軍造成威脅。

依據美軍評估，2009年中共的洲際飛彈已可直接威脅美國本土，中程飛彈可直接涵蓋第一及第二島鏈美軍基地。²⁶由於《條約》訂定與執行期間，並未包括中共或其他潛在國家(如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國)也必須遵守該條約，當前美國飛彈戰力出現失衡現象。因為中共在東南沿海部署了20枚「東風五甲」洲際彈道飛彈、16~24枚「東風4型」長程彈道飛彈、14~18枚「東風三甲」中長程飛彈。而在中、短程飛彈方面，解放軍部署了40-50枚「東風-21型」、「東風-26型」、「東風-17型」中程飛彈，另外其短程的「M族系列」飛彈系列(射程在500公里以下)，可直接威脅亞太地區盟邦及其海外基地，其數量更是驚人，尤以「東風十五型」和「東風十一型」的數量超過900枚以上，對周邊國家的安全愈顯威脅。²⁷實際上，中共中程飛彈的能力隨著10多年來飛彈數量與性能的再提升，概已超過了1,500枚以上。其中，尤以號稱美軍航母

21 Susan Turner Haynes, "China's Nuclear Threat Perceptions,"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10, No. 2, June, 2016, pp. 53-57.

22 SSC-8是北約的代號，指的就是俄國的9M729巡弋飛彈。

23 〈退出《中程飛彈條約》下一步 美國國防部宣布將研發新巡弋飛彈〉，《風傳媒》，2019年3月14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1054160>〉(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24 "9K720 Iskander-M (SS-26 Stone) - Development," Global Security, September 25, 2023,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wmd/world/russia/ss-26-program.htm>〉(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25 Robert Farley, "Five Russian Weapons of War NATO Should Fear," National Interest, 6 July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five-russian-weapons-war-nato-should-fear-10816>〉(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26 Susan Turner Haynes, "China's Nuclear Threat Perceptions," pp. 25-27.

27 甘浩森(Roy Kamphausen)、施道安(Andres Scobell)編，《解讀共軍兵力規模》(台北：國防部譯印，2010年8月)，頁118-125。

殺手的「東風21D型」、「東風26超音速飛彈」的性能與數量，更讓美軍太平洋艦隊的自由航行，猶如芒刺在背。²⁸從以上美「中」飛彈數量與性能的比較，美國退出《條約》出之於對安全感的失衡，同時也是在與中共進行軍備競賽。

另外，美國對中共不受《條約》控制，是與中共進行軍備競賽的關鍵。由於《條約》訂定的對象國並未包含中共，因而能不斷研究與自製各型先進飛彈，其數量及打擊能力已顯著影響到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兵力調動。所以，美國在退出《條約》前，曾對中共的飛彈威脅指出：「俄羅斯和中共不僅不遵守《條約》，且不斷追求核武器，這是美國無法接受的」。「如果俄羅斯正在做這件事（尋求核武器），中共也在做這件事，而我們還在遵守《條約》是不可接受的。」²⁹美方的反應符合傑維斯的觀點，如果維持現狀國家選擇退讓，則侵略國家就會開始步步進逼，維持現狀國家幾乎毫無選擇，為了避免此種窘境，維持現狀國家必須對侵略國家做出「戰爭邊緣舉措」，以達嚇阻之效。³⁰為此，美國前國務卿龐

培奧(Michael Pompeo)在2019年4月於國會報告時指出：「崛起中的亞洲大國(中共)，應加入美俄的《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否則將對亞洲地區帶來新的威脅」，³¹華府也在2019年首次以官方立場要求中共加入簽署削減核武器條約的協定，但遭中共拒絕。可見，退出《條約》的另一項因素；美方認知中共的中程飛彈已對太平洋地區造成不安全，美軍必須儘快部署更多的中程飛彈，以消除不安全感。

二、退出《條約》後美軍中程飛彈發展

美國在退出《條約》前評估，全球已有12個國家擁有大量核武，或者正在執行核武擴大建設計畫；另有36個國家擁有機動式的近、中程飛彈(Scud)或更遠打擊力的飛彈，美國的認知其處在落後階段。³²為保護本身安全及反制敵人的飛彈威脅，美軍自本世紀起，不斷強化與地區盟邦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能力以反制威脅。美軍的反制作法共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捍衛美國免於遭受北韓有限的長程飛彈威脅；第二階段捍衛盟友和美國駐軍免於遭受區域短、中程飛彈威脅；

28 Otto Kreisher 著，王文勇譯，〈中共航艦殺手：東風21D〉，《國防譯粹》，第41卷第3期，2014年3月，頁82-84。

29 〈一文看懂 美退出中導條約的背後考量〉，《大紀元》，2018年10月23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0/22/n10801841.htm>〉(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30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58~59.

31 〈美國務卿：除美俄之外中共也應簽署削減核武器條約〉，《新浪網》，2019年4月11日，〈<http://mil.sina.cn>〉。

32 Marvin Leibstone 著，齊珮文譯，〈國際飛彈防禦合作計畫〉，《國防譯粹》，37卷第2期，2010年2月，頁18。

第三階段擴大捍衛美國免於遭受伊朗等國有限度的飛彈威脅；第四階段捍衛歐洲盟友和美國駐軍在此地免遭受俄、伊的飛彈威脅；第五階段阻擋並擴大捍衛盟友和美國駐軍免於遭受2個區域內敵方的飛彈威脅。³³美國的戰略構想是一種安全認知，還是為擴大更多的權力，實可作為大國競爭的指標。

美軍認為中共中程飛彈能力，已對美國的兵力調動造成威脅的認知，因而需建構更大的飛彈基地以對抗中共，但是缺乏判斷中共增大飛彈數量，是否具有主動攻擊美國本土或海外基地的意圖，還是出於防衛之需要。其次，針對擴大權力而論。華府退出《條約》後，其飛彈設計與戰略構想為，建立陸基飛彈發展為重心，積極部署多款、多型的飛彈系統。整個系統的建構是以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CSBA)為設計單位。依據該中心的報告指出，美國及其盟友因軍事投資預算設限，大多數飛彈的發展項目其射程都小於1,000公里，達不到美軍設計的標準。為能具體實踐，該中心在2022年8月建構了飛彈開發計畫；稱之為「火力之環」(Rings of Fire)。事實上，該構想出自

於嚇阻的概念：CSBA最早先由美軍提出反艦飛彈咽喉戰略；其次，2022年提出海上壓力戰略；最後，在2024年提出「火力之環」的戰略構想。³⁴該計劃是運用不同飛彈種類，部署在亞太地區各個盟邦的軍事基地，依此建構出內環、中環、外環等三個環狀的飛彈控制區(附圖1)。

美軍「火力之環」的設計構想；依美國飛彈在印太地區的打擊能力，以及中共解放軍中程飛彈數量，以及如何彌補這些差距的軍事需求。³⁵其中內環可以容納射程高達1000公里的中近程飛彈系統，內環含蓋範圍從日本到菲律賓的一系列島



圖1 美國「火力之環」射程涵蓋圖

資料來源：〈抵消解放軍飛彈「主場優勢」，美共和黨議員提案：打造「太平洋火力環」〉，《新新聞網》，2023年7月14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4831083>〉(檢索日期：2024年7月13日)

33 Keith Jacobs著，李育慈譯，〈彈道飛彈防禦未來發展〉，《國防譯粹》，第37卷第2期，2010年2月，頁11。

34 〈抵消解放軍飛彈「主場優勢」，美共和黨議員提案：打造「太平洋火力環」〉，《新新聞網》，2023年7月14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4831083>〉(檢索日期：2024年7月13日)

35 薛小山，〈美議員籲聯手盟友打造太平洋"火力環" 環環相扣抵消中共飛彈主場優勢〉，《美國之音》，2023年7月15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us-rings-of-fire-indo-pacific-missile-strategy-to-deter-china/7181972.html>〉(檢索日期：2024年7月13日)

嶼；中環擴充到從1,000到3,000公里的中程飛彈系統，中環部分因無法尋覓適切地點；印太地區因缺乏部署地點，因而不得不傾向於發展遠程飛彈系統，外環射程在3,000至5,500公里之間的飛彈，包括在關島和阿拉斯加等美國領土上部署遠程飛彈，也含蓋印太區的亞加迪西亞島、澳大利亞北部等地。³⁶美軍計畫運用內環及外環的中、遠程飛彈陣地，建構出多層次的火力網。此外，還考慮與親密盟友共同開發(co-develop)遠程飛彈，利用現有的合作體制機制比如AUKUS等，在盟邦國家部署遠程飛彈基地，以配合內環地帶的中程飛彈基地。美軍強化本身中、遠程飛彈性能與數量，又強化聯盟的力量，明顯的不單純是為獲得軍事之安全，更多來自須嚇阻中共在經濟與政治等領域的崛起；實具有擴張權力、增大影響力的政治目的。

事實上，欲化解美「中」當前的緊張關係，須集中在雙方的高層溝通。就像謝林所舉的例子，當有一名歹徒進入你家你與歹徒面對面且各自手持一把可以傷害對方的槍，這時雙方都可能因害怕而採取

先發制人的朝對手開槍。³⁷所以，2024年6月美、中共防部長參加新加坡「香格里拉論壇」，雙方本可藉高層互動化解彼此認知上的誤解。但是，中共國防部長董軍對於美軍在菲國部署中程飛彈一事，向美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 III)表達憤怒且強烈的抗議，並希望美國須立即從菲國撤離該型飛彈，否則不排除中止美「中」高層軍事安全對話。³⁸奧斯汀也在不愉快的會談中，對董軍說：「若狀況危急時，我打熱線電給你時，請你務必接電話。」³⁹由中方的反應，美方有感於中方非常在意在菲國部署中程飛彈一事，且認為中共可能會因誤判，與美軍發生衝突的機率愈來愈高。

中共軍備擴張的措施與目的

一般咸認，中共的軍隊建設是藉由經濟能力快速增長，加上強大的工業製造能力的支持，⁴⁰讓中方產生具有改變現狀的意圖，迫使解放軍不斷擴充其海空軍力量，目的是為了取得區域優勢，抑制美國及其盟邦國家阻擋中共的崛起。中共擴軍

36 同上註。

37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o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207.

38 Laurie Chen and Mikhail Flores, "China's defence ministry condemns US missile deployment in Philippines," REUTERS, May 31,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s-defence-ministry-condemns-us-missile-deployment-philippines-2024-05-30/>>(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39 David Rising, "US defense secretary says war with China neither imminent nor unavoidable, stressing need for talks," AP News, June 1, 2024, <<https://apnews.com/article/shangrila-dialogue-austin-china-taiwan-philippines-defense-46868bec3799f5043276d9fdeca62a41>>(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40 Prableen Bajpai, "Why China Is 'The World's Factory'," Investopedia, May 24, 202, <<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investing/102214/why-china-worlds-factory.asp>>.

是為建立足以與美國爭霸，足以讓美國及其盟邦蒙上中共軍事崛起的陰影，進而接受中共軍事擴張所造成的事實。⁴¹中共軍備擴張的措施，分述如後。

一、陸基飛彈能力

中共陸基型的中程飛彈，無論其數量、性能及飛行速度都已超過美軍在西太平洋的總數。目前其短、中、長程飛彈控制權都是由其軍委會的火箭軍指揮部指揮，火箭軍擁有100枚左右的洲際飛彈(射程達5,000-8,000公里)，可飛抵美國本土。另有1,500多枚中、長程彈道飛彈(1,500-3,000公里)，可打擊第二島鏈至第一島鏈間的船艦，以及超過2,600枚的短程戰術飛彈部隊(500-1,000公里)，射程涵蓋第一島鏈以西海域。另外，中共海軍部署了4艘彈道飛彈潛艦，可攜行彈頭(射程可涵蓋美國全境)。⁴²近期，研發的東風-17、東風-26超音速發彈，及艦配鷹擊-21高超音速飛彈，使美軍在西太平洋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無法有效攔截。⁴³

更讓美國感到憂心的是，中共的飛彈生產和部署速度如此之快，而美國及其盟國卻緩慢地意識到與中共飛彈實力的差距。尤其日本剛剛開始意識到，若在臺海

地區發生突發事件時，中共的中程飛彈若瞄準日本，日軍的反制能力極為有限，⁴⁴所以在美國的戰略指導下，積極配合美軍「火力之環」的行動，開始採購並自行研發戰斧巡弋飛彈，以反擊中共的中程巡弋飛彈。美日已就巡航飛彈的開發、採購、部署等行動達成共識，該項合作也是關於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提案中的內環。對於日本來說，能與美國保持密切聯盟，及以戰區飛彈抵抗共軍的挑釁實為最重要的任務。

然而，中共因應美、日的軍備擴張，也不斷強化其飛彈的攻擊能力。在西太平洋地區他已建構的三位一體的中程飛彈打擊能力，⁴⁵可威脅美軍與其盟邦建構的飛彈防禦系統，對美軍在第一島鏈至第二島鏈之間的兵力調動，與聯合作戰行動帶來挑戰，對區域安定更造成嚴重威脅。

二、海軍

海軍現擁有3艘航艦、現代化驅逐艦(28艘)、巡防艦(52艘)、傳統潛艦(60艘以上)，以及將近20艘的補給艦及兩棲突擊艦，具備水面、防空及反潛的作戰能力，並可遠離大陸，執行遠洋的護航任務。⁴⁶海軍也學習俄海軍重視潛艦作戰，目前已

41 Kurt M.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19, p. 104.

42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0* (London: IISS, 2020), p. 259.

43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0*, p. 234.

44 〈從日本部署中程導彈看美國戰略企圖〉，《國防安全研究院》，2023年2月22日，<<https://indsr.org.tw/focus?uid=11&pid=582&typeid=32>>(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45 中共「三位一體」中程飛彈打擊能力，是仿效美軍的方式而建構；結合長程轟炸機、潛艦及陸基型飛彈等載台，以整合陸地、海上及空中的所有飛彈打擊能量。

46 於下頁。

持續部署超過60艘柴電潛艦(含準備除役的R級潛艦)，新型潛艦包括12艘購自俄羅斯的「基洛」(Kilo)級潛艦，以及自行研發的13艘宋級和4艘元級潛艦等。上述潛艦不僅能發射魚雷，亦能發射攻船巡弋飛彈28，還包括了14艘以上的核動力潛艦(092、093、094、096等型)等。中共已具備3航母能力，第三艘航艦-福建號不僅噸位數達8萬噸，裝配最為先進的雷達、艦載及防空飛彈，還具備電磁彈跳系統，可與美國最先進航艦媲美。

海軍055大型驅逐艦(排水量13000噸)可裝配大量的鷹擊21飛彈，對美軍構成嚴重威脅。⁴⁷另外，其刻正大規模投資人工智慧於三軍軍事裝備之應用，美軍估計中共海軍兵力至2026年將高過美軍的海軍戰力。⁴⁸另據報導中共在第一島鏈的軍事實力，於2026~2030年間會達到巔峰，可能採取強勢行動打破現有的區域平衡。⁴⁹

三、空軍

解放軍空軍從俄羅斯購入先進飛機，接續提高航空工業生產能力，大幅提

升其自製能力，除了擁有900多架現代化第四代戰機，且部署了6-8個殲-20匿蹤戰機中隊(每個中隊18架)，並不斷強化現有的176架轟-6轟炸機的作戰能力。⁵⁰空軍不斷地從俄羅斯獲得高性能技術，其戰機性能也不斷提升，尤其結合了人工智能AI的技術後，空軍戰力提升更為驚人。2020年美國《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指出：「美軍已理解到在未來的空戰，沒有必勝的權利。」美方預估在兩種狀況下可能會輸掉競賽：第一，是無法將AI發展為一種技術，讓作戰人員具有決定性的優勢；第二，所獲得的人工智慧系統，無法確保空戰人員在「人」、「機」合作中具有主導地位，美國對解放軍提升其戰力的作法極為憂心。⁵¹

綜言之，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區強化武力整備的過程可稱之為與美軍進行的軍備競賽，美國將此稱之為中共欲追求霸權的聚焦與循序戰略(Focused and Sequential Strategy)，其目的是要各個擊破或壓制美國的聯盟成員或潛在成員，最後集結足夠

46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0 (London: IISS, 2020), pp. 262-263。

47 Tanmay Kadam, "China Unveils World's 1st Carrier-Based Hypersonic Anti-Ship Missile 'YJ-21' That Can 'Strike The Eagle'," Eurasiantimes, November 13, 2022, <<https://www.eurasiantimes.com/china-finally-unveils-worlds-first-carrier-based-hypersonic/>>。

48 Bevan Hurley, "Top US general warns of China's military advancements," Independent, July 27, 2022,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us-politics/mark-milley-china-military-b2132351.html>>(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49 Michael Beckly, "America Is Not Ready for a War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June 10,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6-10/america-not-ready-war-china>>。

50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0 (London: IISS, 2020), p. 265。

51 Benfamin Scott著，李永悌譯，〈美陸軍師級部隊的無人機反制演習〉(Army Counter-USA 2021-2028)，《國防譯粹》，第48卷第7期，2021年7月，頁48。

之力量於區域權力體系中，進而建立屬於自身的權力聯盟。⁵²中共擴張軍備的措施，反而引起鄰國的緊張與不安，旋即冀望美國能增大軍力，壓制中共。美軍為獲盟邦國家的支持，於是對區域盟邦如日本、臺灣、菲律賓、越南等，提供安全承諾並持續強化與彼等的軍事合作，以因應中共的軍備擴張。⁵³尤其，美軍認為中共近年來在南海及臺海的軍事行為，是為改變現狀；意圖破壞由美國訂定的現有規則，對美軍的自由航行造成不安。可見，中共軍事能力提升與中美軍事的對峙，已從維護本身安全轉變為軍備競賽，亦讓「軍備競賽」的敵意不斷上升。

美、中進行軍備競賽的困惑

美國反制中共軍力擴張的手段，聚焦於制止其在太平洋地區取得軍事控制權。美軍最難處理的問題，來自於解放軍反制策略不斷超越了美軍的戰略措施，中共的目標是為動搖美國盟邦國家對華府的信心，甚至讓其聯盟出現鬆動。美國為贏取軍備競賽的勝利，其作為除了增美軍的軍備實力外，還包括鞏固盟邦、擴大友

邦、強化防務、深化信心等外交事務，⁵⁴為達上述目標美軍近期作為是以部署火力強大的中程飛彈系統為重點，卻造成與中共的敵意螺旋，不斷升高。

一、美軍部署中程飛彈導致雙方螺旋敵意上升

2018年美國防部的「飛彈防禦評估」(Missile Defense Review)中提到要在東亞地區，與日、韓、菲等國合作構建飛彈防禦系統。⁵⁵(圖2)實際上，從部署中程飛彈的例子來看，日、韓仍有本身利害考



圖2 美軍中程飛彈部署預劃圖

資料來源：全球防衛雜誌〈對抗中共的軍事發展：美國智庫「外壓內攻」作戰構想〉，《聯合新聞網》，2021年10月7日，<<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0902/5799252>>(檢索日期：2024年7月13日)。

52 Elbridge A. Colby(柯伯吉)著，李永悌譯，《拒止戰略》(The Strategy of Denial)(臺北：國防部譯印，2023年)，頁61。

53 Thomas F. LynchIII(林奇)編，周敦彥譯，《新時代的大國競爭》(Strategic Assessment 2020)，頁206-207。

54 Elbridge Colby, 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N.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127-128.

55 DOD, Missile Defense Review, p.16,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Interactive/2018/11-2019-Missile-Defense-Review/The%202019%20MDR_Executive%20Summary.pdf>(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量，並未積極配合美國。美國為增強各盟邦國家的信心，提出中共可能造成地區的恐慌為由，並以「印太戰略」的發展與幫助各盟國的軍事力量，強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的發展，是為穩定亞太地區的安全及帶動地區的繁榮為宗旨，以吸引其盟邦支持美軍部署中程飛彈的目標。美國強化菲律賓、日本、韓國的飛彈部署力量，卻造成中共的不滿並採取反制手段，雙邊因軍備競賽導致衝突不斷，分述如後。

(一)美／菲VS.中共的軍事衝突

1.美菲軍事合作

美軍為增強第一島鏈南部的防禦能力，早已與菲律賓洽談有關中程飛彈的部署，菲國為了反制中共在南海的強勢作為，允諾美軍在呂宋島最北端卡加延省(Tuguegarao)建設軍事基地，並部署堤豐(Typhon)中程陸基機動飛彈系統。(圖3)該型飛彈為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製作的武器，為一套具中程射程的陸基飛彈發射系統，可兼具發射「戰斧」(Tomahawk)巡弋飛彈和「標準六型」(SM-6)飛彈。這套軍事系統採用美國海軍MK-41垂直發射系統，進而加以修改後用於陸基作戰；標準六型飛彈射程可達300公里；戰斧巡弋飛彈射程為1,500-2,500公里；以及遠程高超音速武器射程 2,776公里；⁵⁶也可改裝具核彈頭的殺傷性飛彈。



圖3 美軍「火力之環」飛彈射程發射涵蓋範圍

資料來源：呂嘉鴻，〈美國新陸基飛彈系統部署菲律賓：「堤豐」系統首現「第一島鏈」意味著什麼〉，《BBC中文網》，2024年4月19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8853532>〉(檢索日期：2024年7月13日)

美軍在菲國部署「堤豐」飛彈連，它不是一個獨立的作戰單位，而是美軍整體防禦體系下的一個作戰單元。由於美國陸軍飛彈系統，具有多層次的作戰任務，該系統的戰斧飛彈具有超過2,000公里的打擊能力，同時可以對高價值目標實施深度打擊。所以，堤豐連在菲律賓部署，等同美國陸軍飛彈防禦系統與其相互結合，成為一個整體性的飛彈作戰系統。

2.中共反制菲國、劍指美國

中共認為美軍於呂宋島北端部署中程飛彈，因其可發射戰斧或標準六型飛彈，兼具制海與防空兩種功能，威脅範圍

56 〈美在菲部署堤豐中導系統 郭正亮比為古巴危機驚曝嚴重性〉，《中時新聞網》，2024年4月27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40427003284-260407?chdtv>〉。

包含臺灣南部地區及巴士海峽水道上所有的飛機與船艦。美軍的戰略構想不僅設定在南海地區，很大的成分是針對臺海地區發生衝突而來，是為中共若以武力犯臺，美軍可以武力馳援國軍，最近的距離即是從菲律賓的軍事基地北上最為便捷，況且直接以中程飛彈作為側翼掩護，將使共軍在進攻臺灣過程中遭到極大威脅。為此共軍除提出嚴重抗議，並採取下列反制措施。

(1) 增大空偵蒐索範圍

中共直接派遣無人偵察機-偵-7型，對呂宋島全境進行全天候的偵蒐任務，以防美軍是否持續運送具有核裝備的武器至菲國。中共的偵-7型無人偵察機，為中共最先進的無人偵察載具，可飛行在6,000英尺的高空，遂行長時間的留空偵察。其次，解放軍增派更大規模的海、空兵力，及更為先進的海軍水面艦至南海爭議水域進行巡弋。美軍在菲國的飛彈部署，反而讓中共在南海地區使用武力，能獲得行使「自衛反擊」的全理性。

(2)、美「中」遂行電子與反電子戰

2024年6月30日，美「中」在巴士海峽展開電子與反電子戰，美軍出動了EA-18G「咆哮者」電戰機和RC-135戰偵機；中共大陸派出運-9電戰機和815A型電偵艦，兩軍展開大規模電子戰，持續近12小時。⁵⁷嗣後，菲律賓北部因為中美電子戰，造成網路斷網，手機不能使用長達12小時以上。⁵⁸電子戰衝突後，菲國覺得自己成為美「中」衝突的受害者，因而要求美軍中程飛彈須撤離菲國。⁵⁹從菲國的反應措施不難發現，中共的電子戰似乎略占上風，菲國在身受其害後不得不要求美軍撤離飛彈部署。美軍也在菲國的要求下，允諾在2024年9月美菲軍演結束後，撤離已完成部署的中程飛彈。⁶⁰

(3) 中菲仁愛礁海上衝突

2024年6月17日中共與菲律賓在仁愛礁海域發生海上衝突，菲國派遣一艘配備突擊隊員的海上運補艦，對擱淺在仁愛礁長達24年的馬德雷山號(Sierra Madre)進行補給。中共為維護其所稱之海域，派遣多

57 〈咆哮者、RC-135首度對戰運-9、815A！傳中美偵察機電子戰 南海緊張對峙12小時〉，《MSN》，2024年7月4日，〈<https://www.msn.com/zh-tw/news/world/>〉（檢索日期：2024年7月13日）

58 "China-U.S. Electronic Warfare Erupts, Seen as China's GPS Interference Rehearsal to Counter Land-Based Missiles," China-arms, July 2, 2024, 〈<https://www.china-arms.com/2024/07/china-us-electronic-warfare/>〉（檢索日期：2024年7月13日）

59 Mikhail Flores and Karen Lema, "Philippines president orders de-escalation in South China Sea, military chief says," Reuters, July 4,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philippines-president-orders-de-escalation-south-china-sea-military-chief-says-2024-07-04/>〉（檢索日期：2024年7月13日）

60 "Philippines says US mid-range missile system to be pulled out," The Straits Times, July 4, 2024,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philippines-says-us-mid-range-missile-system-to-be-pulled-out>〉（檢索日期：2024年7月13日）

艘大型海警船，衝撞菲國補給艦並以強力水砲攔阻，衝突中雙方發生肢體打鬥，最終因雙方實力懸殊過大，造成菲國突擊隊員一人受傷，同時武器也被中方強迫繳械而遭敗北。⁶¹令菲國軍方感到失落的是，衝突發生過程中並未見美軍介入，事後菲國對中方的強硬態度表達出希望和平解決，衝突獲得落幕。

綜言之，美國意圖利用在菲國的軍事基地部署中程飛彈，但因中方強制反彈並對菲國進行強制性的軍事懲罰措施，菲國在對抗過程中受到斷訊及海上遭驅離等傷害後，暫時對中共退讓。相對的，美國因菲國要求撤出其在菲國的中程飛彈部署，意味著美國與中共的博弈也因不想發生過大的衝突而採取妥協態度。中共在反制美國部署中程飛彈的議題上像似贏得勝利，此舉卻會激發美國在下一輪的博弈中採取更強硬措施，對付中共。

(二)美／日VS. 中共的軍備競賽

日本是美國在亞太地區主要盟友，亦是印太戰略四方會談(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簡稱QUAD)的發起人及主要支柱，美日軍事同盟更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部署的重中之鎮。對日本安全

而言，如何降低中共在東海地區的挑釁以及解除朝鮮的飛彈、核武等威脅，是其與美國實施軍事聯盟的主要原因。自2018年以來日本為防止朝鮮飛彈威脅，陸上自衛隊在首都附近部署了愛國者三型飛彈，海軍部署了標準三型防空飛彈於神盾級驅逐艦上，加上美軍部署在日本的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BMD)。⁶²

為了因應美方要求，日本軍隊也將首次取得向美方採購的最多400枚戰斧(Tomahawk)巡航飛彈，其中最新型的可從1850多公里外，攻擊地面目標或海上艦艇。⁶³美軍最在意的是能夠在與那國島裝設中程飛彈，因為與那國島為日本沖繩縣的一部分，由於該島位置特殊，若部署中程飛彈於該島，可有效控制中共兵力進出第一島鏈。(圖4)另外，該島距離中共大陸最近且靠近釣魚臺(日本稱尖閣諸島)；附近水域仍是中日海上爭議的焦點地區，美軍若在與那國島建構飛彈基地，會對中共軍事力量造成直接威脅。為了反制中共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美國海軍艦艇將在亞太地區參加更多聯合演習，包括在琉球群島美日共同軍演等，以及美菲在南海的聯合演練也涵括日本在內，美國的作為都

61 Sebastian Strangio, "Philippines Has 'Secretly Reinforced' South China Sea Outpost, Report Claims," The Diplomat, June 21, 2024, <<https://thediplomat.com/2024/06/philippines-has-secretly-reinforced-south-china-sea-outpost-report-claims/>>(檢索日期：2024年7月13日)

62 Hyunsu Yim and Nobuhiro Kubo, "Japan puts missile defences on alert as North Korea warns of satellite launch," REUTERS, May 30,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north-korea-notified-japan-plan-launch-satellite-between-may-31-june-11-nhk-2023-05-28>>

63 〈反制中共侵略野心！〉，《New Talk》，2024年7月1日，<<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4-05-01/918094>>(檢索日期：2024年7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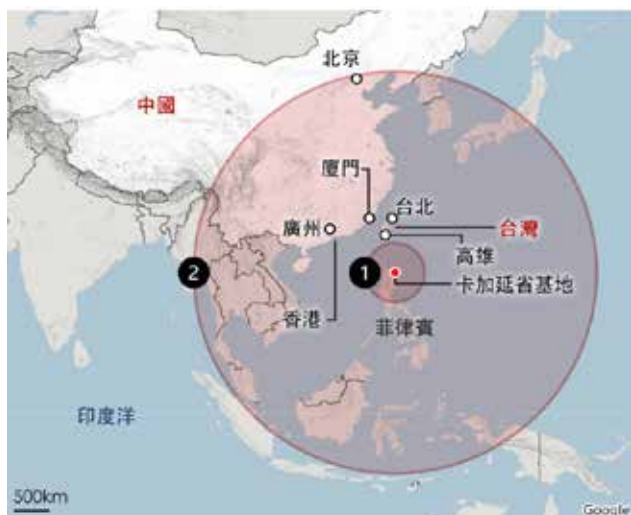


圖4 與那國島與中共航艦進出太平洋的相關位置圖

資料來源：李忠謙，〈解放軍「區域拒止／反介入」戰法，此路不通！對抗中共海軍走向藍海，日本石垣島、與那國島將部署飛彈與電子戰部隊〉，《新新聞》，2021年8月4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3859624>〉(檢索日期：2024年7月13日)

是為取得在與那國島部署中程飛彈的合理性。美國在與那國島部署中程飛彈的意圖已堅定不移，關鍵在於日本政府是否干冒得罪中共而遭中共懲罰也願意配合美國。美／日同盟對抗中共的軍力競爭，已發展到中程飛彈是否部署的對峙階段，其間的「軍備競賽」仍在持續上升中。

綜言之，日本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牽制「中共崛起」的主要代理人，其所擁有的軍備幾乎與美國同一水準，但有關自製飛彈及核彈的能量，受限於日本憲法之規定；不予許日本防衛軍擁有核武。然而，囿於中共軍力不斷威逼，日本政府可能會設法突破憲法限制，同時可在美日安保機制的需求下，進一步擁有自製中程巡弋飛彈的能力。⁶⁴

(三)美／韓VS中共的衝突

韓國為美國自韓戰以來的軍事重鎮，為牽制俄羅斯及中共軍事向太平洋的擴張，華府早在韓國部署長程監控雷達。因此，「火力之環」的計畫地點包括韓國最南方的濟洲島，以及中清南道外側的島嶼等地。⁶⁵然而，美韓的軍事合作模式，不同於美日的安保條約，因韓國所面對的威脅主要來自朝鮮，其與中共及俄羅斯並不存在敵對關係。朝鮮經常以「韓國為美帝國的傀儡」嘲諷之，⁶⁶而且韓國在高性能的武器裝備仍依賴美國，例如戰機、戰機等關鍵性零組件都掌握在美國一方，尤其是核武器及戰略轟炸機，美國都不允許韓國擁有或生產。⁶⁷基於此，韓國為能單

64 "Building Japan's counterstrike capability: Technical, temporal and political challenges," United State Studies Center, 25 March 2024 <<https://www.ussc.edu.au/building-japan-s-counterstrike-capability-technical-temporal-and-political-challenges>>(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65 DOD, Missile Defense Review, pp. 16-17.

66 〈金正恩妹嗆 韓是美傀儡〉，《中時新聞網》，2024年4月24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40424001688-260410?chdtv>>(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67 Seukhoon Paul Choi, "As World Order Shifts, So Does South Korean Security Policy,"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June/August, 2023,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23-07/features/world-order-shifts-so-does-south-korean-security-policy#bio>>(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獨應付朝鮮，極想擁有上述武器裝備，達到國防自主的水準。但是，美國擔心可能引發東北亞地區的軍力失衡，尤其會讓中共與俄羅斯感到不安，因而對韓國的武裝發展更存戒心。若韓國完全實踐武器裝備研發自主，美國擔憂可能引發朝鮮的報復，甚至引爆朝鮮半島的戰爭。

然而，韓國畢竟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佈局的重要國家，為增強美國聯盟力量仍是美國最主要之目標。受美韓軍事同盟的影響下，韓國仍需聽從美國指揮，所以在韓國部署中程飛彈基地，雖然不見得適合韓方的國防需求，但在美國強力的要求下，最終仍會扞從美國的指導。簡言之，韓國為美國在東北亞制衡中、俄的重要槓桿，背後與中共軍備競賽的邏輯仍為權力平衡。

(四)增強對臺海地區的海空巡邏
共軍為拒止美軍在第一島鏈附近地

區活動，不斷強化海空地區的巡邏兵力，其中又以臺海地區被視為中共的核心利益。⁶⁸解放軍海空兵力反制美軍的目的，是為阻止外部勢力干涉中共對臺灣的主權問題。⁶⁹中共近些年來，不斷強化在國際上有關臺海「內水化」的法律論述，⁷⁰也不斷透過外交手段要求其邦交國家公開承認「臺灣是中共不可分割的領土」，例如越南、馬來西亞都已公開宣示。⁷¹此外，中共不斷強化對臺海周邊的海空巡邏，其意圖是要讓國際承認，解放軍的巡邏是在行使其「領土防衛」之任務。實際的武力操作，解放軍是綜合使用陸基飛彈、轟炸機及水下與水面兵力，以遏止美軍的兵力介入。中共的作法至少可達成以下三項目標：第一、作為拒止美軍在西太平洋海上防禦陣地的建構；第二、讓臺海成為「內水」的既定事實；第三、可與美方進行博弈，要求美軍放棄與中共對抗的意圖。⁷²

68 Zhang Tuosheng, "Risks of War and Paths to 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Global Asia, Vol.17 No.3, September 2022, <https://www.globalasia.org/v17no3/cover/risks-of-war-and-paths-to-peace-across-the-taiwan-strait_zhang-tuosheng>(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69 Riyaz ul Khaliq, "China's military drills around Taiwan: What is happening and why now?" AA News, May 24, 2024, <<https://www.aa.com.tr/en/asia-pacific/chinas-military-drills-around-taiwan-what-is-happening-and-why-now/3229178>>(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70 John Dotson, "Beijing's Increasing Maritime Gray Zone Operations Around Taiwan's Outlying Islands,"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March 29, 2024,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beijings-increasing-maritime-gray-zone-operations-around-taiwans-outlying-islands/>>(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71 Norman Goh and Hakimie Amrie, "Malaysia reaffirms One China policy, rejects Taiwan independence," NIKKEI ASIA, June 20, 2024,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Malaysia-reaffirms-One-China-policy-rejects-Taiwan-independence>>(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72 Sukjoon Yoon, "Decoding China's Maritime Aspirations," Proceedings, vol. 143, No.3, march 18, 2017, <<https://www.usni.org/node/90090/decoding-chinas-maritime>>(檢索日期：2024年月13日)

所以，解放軍強化對臺的海、空巡邏，表面上是對我國施壓，實際上是美「中」軍備競賽與大國之間的博弈。

二、軍備競賽下美「中」大國競爭的困境

美國雖然以部署中程飛彈反制解放軍擁有陸基型飛彈的優勢，中共採取的反制措施是以海警、海、空軍在周邊海域展現強大軍力，同時配合「灰色地帶衝突」等作為，雙方的較勁已從軍事階層，上升到戰略嚇阻及心理戰略的博弈。學者郝斯蒂(K. J. Holsti)曾表示，嚇阻就是一國主政者運用軍事報復手段，對於敵人(或潛在敵人)採取的威脅手段，以謀求阻止敵人採取的威脅舉措或制止敵進行某些行為。⁷³不可否認嚇阻能成功的關鍵，須要使對手產生對利益與成本的估算出現；相信採取改變現狀所須付出的代價，大於所能得到的利益，即所謂「以不一定能獲得之利，欲抵消極可能獲得之害」乃戰略上的極大冒險。中共所採取的是「嚇阻」與「戰爭邊緣」的合併策略；「戰爭邊緣策略」是指敵對雙方中，任何一方可以透過「破釜沉舟」方式，使自己處於戰爭邊緣的位置，目的在透過威脅(threat)換取己方政策的收益。⁷⁴可見，中共不惜展現核動力潛艦與核打擊能力；積極與古巴建立軍

事合作等，都可視為一種嚇阻與「戰爭邊緣」策略合併的作法。

另外，中共已於2024年6月15日起公布實施《海警法》中的「海警機構行政執法程序規定」，其中該法的第18條，「明定中共海警機構在其認定的管轄海域，可登檢扣押涉嫌違反其出入境管理規定的外國籍船舶與人員」⁷⁵，中共在此期間公布執行時間，主要是針對菲律賓在南海地區違反中共所列的「違法」規定而來，尤其近期在仁愛礁、黃岩島所出現海上衝突事件，令中共感到不滿。所以中共將依法強制拘捕並扣押菲國漁船或漁民，表面上是為維護南海海域秩序，實際上是在嚇阻菲國不要再聽命於華府，否則中共無論在南海甚至在經貿等領域都會對菲國制裁。

美「中」軍備競賽已進入到「螺旋模型」敵意不斷上升的模式，雙方目的都是要嚇阻對手，改變現有的作法。學者凱固爾(D. Marc Kilgour)與扎戈爾(Frank C. Zagare)對雙方都欲制止對手改變現狀的看法，且雙方都選擇對對方進行遏止戰略，卻沒有一方能讓對方折服時，其結果是「相互拒止」(mutual deny)，卻很容易會陷入不穩定狀態，甚至易引發戰爭。⁷⁶傑維斯也認為若進攻方實力占優勢時較易

73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5), p. 220.

74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99~201.

75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21年1月21日，〈<http://www.mod.gov.cn/gfbw/fjwx/flfg/4877678.html>〉(檢索日期：2024年12月13日)

76 D. Marc Kilgour and Frank C. Zagare, "Credibility, Uncertainty, and Deterr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2, May 1991, pp. 309~312.

發生戰爭，當防禦方較為強大時，戰爭較不容易發生。⁷⁷但是，只要任何一方無法滿足當前狀況，在安全困境的牽引下，很容易再度陷入軍備競賽的邏輯，接著又會進入另一階段的新衝突。上述觀點包括了嚇阻成分的心理戰略，也包含了實力大小的結構性因素。美「中」是全球最大的超強國家，雙方都有「不服輸」的現實壓力，但又不希望發生戰爭，因而軍事對峙終將變成不斷升高敵意，其中能控制不發生衝突的方法，僅能依靠高層政治與軍事對話機制的建立與溝通，一旦中斷或某一方不肯「妥協」，衝突或戰爭的爆發仍隨時出現。

結 論

美「中」在亞太地區的軍備競賽不僅造成區域的緊張，亦為雙方創造出「螺旋模型」，彼此的安全困境又不斷催促進行更多的軍備投資，導致區域籠罩在大國可能發生戰爭的陰霾之中。美國部署中程飛彈為其「拒止戰略」的一環，目的在遏制中共軍事力量的擴張，其軍事行為能否有效拒止中共改變現狀，關鍵要素是與其他盟邦國家建立「可信度 (credibility)」，團結出更大力量以嚇阻中共的擴張，這也是當前美國在亞太建立聯

盟戰略的核心。⁷⁸相對的，中共採取的反制手段為循序漸進的方式，主因中共認為其國家實力尚未強大到能與美國在太平洋地區開戰，所以仍會強調建立軍隊是為維護其領土、主權等核心利益，而非是為與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爭霸。但美國為維護既有利益(維持現狀)，不得不持續採取遏制策略，並認為中共當前的作法是欲挑戰現有秩序的不滿意國家，由於雙方缺乏國際機制的調和，加上彼此敵意認知不斷上升，兩方的安全困境促使軍備競賽不斷升高，雙方爆發軍事衝突的機率仍居高不下。

從動機與意圖因素來看，美國在第一島鏈部署飛彈，是為鞏固其盟邦國家對美國的信任，因為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力，已漸漸被共軍趕上，間接降低了美國在盟邦國家中的信任感。美國於2019年退出《條約》，實為權力平衡中的結構性問題；因中共中程飛彈發展不受限制，美「中」軍力已失去平衡，造成安全感不斷下降。另外美日共建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的武器系統，可能無法有效防堵中共的超音速飛彈。從目的而論，美軍在第一島鏈部署中程飛彈基地，是為遏制中共軍隊自由進出第一島鏈；其次，是為增強盟邦國家的信心；同時，也可以此作為與

77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78, pp. 167~214.

78 Elbridge Colby, "A Strategy of Denial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Proceedings*, Vol.149 /3/1,441, March 2023, <<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23/march/strategy-denial-western-pacific>> (檢索日期：2024年7月13日)

中共政治談判的籌碼。然而，雙方競爭若無良好溝通與控管危機的機制，很容易擦槍走火、引發衝突。

當前，中共會持續增強其軍事力量、加大海空巡弋，擴大使用其「灰色地帶衝突」，並認為上述手段都具有合理性，因為美軍部署中程飛彈已威脅中共，中共的不安全感又會再次增加，認為確保南海與臺海主權及領海與美國及其盟邦對抗，更顯重要。可見，只要某一方仍存在「權力失衡」的認知，「安全困境」即會

伴隨而來，尤其美「中」所建立的高層安全協商機制，儼然已變成兩大國的博弈場所，實無法有效降低「軍備競賽」的升溫。此乃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所謂的「大國政治的悲哀」。⁷⁹

作者簡介

胡敏遠先生，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日本海上自衛隊US-2救難飛行艇，駐岩國基地(照片提供：張詠翔)

79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01).